



85
705

857.241
709-5

玄 怪 錄

目 次

玄怪錄……………	一
玄怪錄續……………	三三
紀聞……………	六七



神州國光社刊行

112695

玄怪錄

牛僧孺撰



按玄怪錄十卷，唐牛僧孺撰。唐志著錄子部小說家類。宋志同。僧孺字思黯，憲宗時與李宗閔對策，條指時政，以方正敢言進用。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以戶部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宗時與李宗閔相結，權震天下，時稱牛李。武宗時累貶循州刺史。宣宗立，乃召還，爲太子少師。大中二年卒，年六十九。諡曰文簡。有傳在兩唐書。（唐書一百七十二。舊唐書一百七十二。）僧孺少負才名，而頗嗜志怪。此玄怪錄十卷，大抵未通籍以前所作。晁公武讀書志曰：『僧孺爲宰相，有聞於時，而著此等之書。周秦行紀之謗，蓋有以致之。』晁氏此言，蓋以深惡其人，遂有此深文之論，要未盡允。唐時文士，往往假小說以寄深思。史才如沈既濟陳鴻，文人如白行簡沈亞之，一

時興到，偶寄毫素，要未能免。何獨於思黯而疑之。且小說至貞元元和之間，作者雲起，情文交互，靡不備具本原，掩其虛飾。而僧孺於顯揚筆妙之餘，時露其詭設之迹。如其書中之元無有一條，觀其標題命名之旨，已自託於烏有亡是之倫。與昌黎之傳毛穎，柳州之紀河間，固同一用心也。胡元瑞反以此詆之，此又出於衛道之一念，未足語於文學之真諦也。今牛氏書既已久佚，惟太平廣記尙存三十三篇，文辭雅潔，允推作者。治唐人小說者，不可不肄及之也。牛氏書既盛行一時，繼起而擬之者，薛漁思有河東記三卷，亦記譌怪事。自序云：『續牛僧孺之書』。見郡齋讀書志十卷。三。張讀有宣室志十卷，亦紀仙鬼靈異事迹。讀字聖朋，則張鷟之裔，而牛僧孺之外孫也。（見唐書一百六十一張薦傳）至李復言之書，則直云續玄怪錄，皆沿其流波而益加詭譎者也。今玄怪錄十卷本，已不可見。姑從廣記說，郭擇錄數條，而未敢以晁公武胡應麟詆譏之言，輕肆抹殺也。

崔書生

據太平廣記校錄

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遼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興，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乘駿馬極佳。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席，仍迎馬首拜曰：『某姓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頗堪流眄。女郎頻日而過，計僕取嘗疲，敢具單醪，以俟憩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堂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既求婚，余爲媒妁，可乎？』崔生大悅，載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餚。今小娘子阿姊在遼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即依言營備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

麗送留女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甚美。經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明晨卽別。』崔生亦揮淚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誚再三，詞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文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崔郎却迴，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出白玉盒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鳴咽而出門。至邏谷口，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逕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

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况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

按太平廣記六十三引此文，注出玄怪錄。

元無有

據太平廣記校錄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卽曰云云，吟詠既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卽先吟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

持。』其三故弊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貶，觀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卽此物所爲也。

按太平廣記三百六十九，引此文。注云出玄怪錄。篇中所敘，本極怪誕。牛相嗜奇，一至於此。惟唐人小說，類此尙多。假筆墨以寄才思，流風所播，極於明清。則又不可不肆及之也。胡應麟曰：『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尙可；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二酉拾遺卷中）胡氏之論近是矣。惟小說旣屬設辭，不能責以實錄之體。卽有一二依託史實，如虬髯、上清之類，已屬無稽；况稽神語怪，本無足置。

論者乎。牛氏書既盛行於元和和長慶之間，承其風者，如李復言、張讀諸人，並有造述。至廣記所收無名氏之東陽夜怪錄，或即推本此文，而肆其波瀾。卽景抒情，雖極奇闢，冗而寡味矣。今錄存於此，俾誦此篇者，得省覽焉。

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引東陽夜怪錄云：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遇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乃元和八年也。）翼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晦，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脚蹏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霽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屈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依微，略辨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

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遂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無從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隣，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撤所藉芻蕘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頗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當還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成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卽似悉造座隅矣。內謂一人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

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嘆雪，彷彿若見着阜裘者，背反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瑀瑀（丘圭反）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卽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咤眸眙，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峯巒山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如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驍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爲藕）』

於維繫，巍巍道德，可謂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曷當爲褐，用毛色而譏之）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柱玉，煎迫不堪。旦夕羈（羈當爲饑）旅，雖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謂空驅作替驢）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城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着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其一）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慰當作饑）羈（羈當作饑）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穎川，况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嘔。』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

惜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慚慙空多。吾輩方以觀心采頤，（謂齋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饑渴，祇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爲己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觴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爲蹄。）何門而得離火宅？」（亦用事譏之。）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回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尙其清淨，道成則爲正覺。（覺當爲角。）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尙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尙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尙器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冠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請，事則難於固違。况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卻是朱八無端挑挾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

聽之乎？

曰：「願聞。」其詩曰：

擁褐藏名無走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

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爲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越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

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

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

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鷂。會於此時，畋遊馳騁。吾

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時。（此處地名苟家砦也。）詠雪有獻曹州房一

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汚泥高鑒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經瓊洽絮舞

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躡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云：

「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

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

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古今注）。相去數千。苗十（以五五之數

故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曰：「安敢

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由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尙客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一嘆乎？」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鵲拳。正思仙仗日，翹首仰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跡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疎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裏藏吾輩，抑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留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虛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

虛名，遊秦感甯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茲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入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廬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驢）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尙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尙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有甚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警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關伯比之直下。得姓於楚遠祖，楚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於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貓也。）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獮守廬。」

旗，諂同妖狐，竊脂媚黷，安敢言人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成秩無文，使諸人異日藐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慚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戌之後，卿以我爲盤瓠，褒如辰陽比房，於吾殊所華闊。」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實與向家焚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卽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齷齪然若自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跡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况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慚忤。今不得已，塵汗諸賢耳目。」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卵，

(鼠兔皆變爲蝟也。)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對。弟他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幽蛰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盧方聆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諸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遊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炮氏爲讎，惡聞發矜之說而去耳。』自盧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尙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幾。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邱。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願曾無寵鶴心。秋草毆除思去字，平原毛血與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鉤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窗，臊穢拍鼻。唯翠颯如有動者，而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攬。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馬則斃柱而

立。遲疑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橐駝一，貼腹跪足，傷耳齟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鷄蹲焉。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穗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駝貓兒，眠於上。咫尺又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之，果獲一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攪轡振雪，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視一牛踏雪齧草。次此不百餘步，合村悉輦糞幸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髯，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簪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粟斛易留之，』

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作怪。』自虛曰：『昨晚已失鞍馱，今餒凍且甚。事不可率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張佐

據太平廣記校錄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爲叔父言：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澤，旨趣非凡，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椎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乎？當嗤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乃疲，貰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

『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陷，大軍將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千。』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許之。因卻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夢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尤藥散，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遶。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頽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三二寸，豈復有國土。儻若有之，國人當蓋焦』

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盡從吾遊，成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
 一童因傾耳示君。君青睞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臺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
 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青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
 謂君青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既至此，盡從吾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墻垣階陛，盡
 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中間獨坐真伯，身衣雲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等。玉童
 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緣綠衣人，宣
 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如此，實由冥合。況爾清乃躬
 誠，吁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青拜舞出門，卽有黃轎三四人，引至
 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
 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
 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鄉有何憶耶？」遂疾
 逐君青，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鄰人，云：

「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於君家，卽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吾受汝符卽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然吾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請叟自宣略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記。其夕，將佐略寢。及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灰谷湫見之。叟曰：「爲我致意於張君。」佐遽尋之，已復不見。

按太平廣記引此文，注出玄怪錄。

岑順

據太平廣記校錄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

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鼓鼙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爲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胄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譁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資英明，師真以律，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犬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夢之徵，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勵。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順臾有卒賈書云：『將軍傳檄。』順受之，云：『地連疆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姿霜臥甲。天設勅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賊合從，尅日會戰。事圖子夜，否滅末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爲城門，壘敵崖嵬，三奏金革，四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

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家軍，部後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係四方輻輳，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藥王栖，日中化爲城堡，金象軍大振，收其甲卒，與尸橫地。順俯伏觀之。於時，一騎至，禁頰曰：『陰陽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連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爲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饌珍筵，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於榮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絕，閑間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親人潛備鐵鎗，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鎗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塋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牀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旣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

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兇矣。時寶應元年也。

按太平廣記三百六十九引此文。

齊推女

據太平廣記校錄

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閣中。其夕，女夢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者，即其牀帳亂毆之。有頃，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傷痛女冤橫，追悔不及。遣還告其夫。俟至，而歸葬於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妻卒已半年矣。李亦相知其死，不得其終，悼恨既深，思爲冥雪。至近郭日晚，忽於

曠野見一女，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卽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則眞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泣，幸可復生。俟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較遲。』李曰：『爲之奈何？』女曰：『從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兒，此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知之。君能至心往求，或冀諧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曰：『衰朽窮骨，旦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說。』李再拜，叩頭不已。老人益難之。自日宴至于夜分，終不敢就坐，拱立於前。老人俛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隱焉。』李生卽頓首流涕，具云妻枉狀。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然試爲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行百餘步，止於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披，據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待。俄傳教嘯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蒼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濱

神、彭蠡神等皆趣入。田先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事甚冤濫，爾等知否？』皆倚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爲申理？』又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無以發摘。』有問：『知賊姓名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鄱縣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卽追來。』俄頃，縛吳芮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吳芮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其驚怖自絕，非故殺。』田先生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卽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羣官曰：『李氏壽算長，若不再生，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老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欲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爲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街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善。卽顧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

妻一類。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餚。即於李妻身塗之。李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先生謂齊女李生曰：『相爲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他說。吾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爲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云：『他無所異。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

按太平廣記三百五十八引此文。下注出玄怪錄。其事至怪。而乏理解。固陳玄祐離魂記之流也。明胡應麟嘗謂唐人記返魂事。有絕相類者。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即救齊推女者。而所記又不同。大率皆烏有耳云云。今甄錄此篇。而以廣記四十四所引仙傳拾遺之田先生一條附錄於後。俾誦此篇者。得以互參焉。

太平廣記四十四出先生一條云：出先生者。九華洞中大仙也。元和中。隱於饒州鄱亭村。作小學以教村童十數人。人不知其神仙矣。饒州牧齊推嫁女與進士李生。數

月而孕。李生赴舉長安，其孕婦將產於州之後堂。夢鬼神，責其腥穢，斥逐之。推常不信鬼神，不敢言，未暇移居。既產，爲惡鬼所惡害，耳鼻流血而卒。殯於官道側，以俟罷郡，遷之北歸。明年，李生下第，歸饒。日晚，於野中見其妻，訴以鬼神所害之事。乃曰：『可詣鄱亭村學中，告田先生，求其神力，或可再生耳。』李如其言，詣村學見先生。膝行而前，首體投地，哀告其事。願大仙哀而救之。先生初亦堅拒。李叩告不已，涕泗滂沱，自早及夜，終不就坐。學徒既散，先生曰：『誠懇如此，吾亦何所隱耶？但不早告，屋舍已壞矣，誠爲作一處置。』卽從舍出百餘步桑林中，夜已昏暝，忽光明如晝。化爲大府，崇門，儀衛森列。先生寶冠紫幘，據案而坐，擬於王者。乃傳聲呼地界。俄有十餘隊，各擁百餘騎，奔走而至，皆長丈餘。謁者呼名，通入曰：『廬山，江濱，彭蠡，等神到。』先生曰：『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事，聞之，何不申理？』對曰：『獄訟無主，未果發。』今賊是鄱陽王吳芮。刺史宅，是其所居。怒其生產腥穢，遂肆兇暴。』尋又擒吳芮，牒天曹，而誅戮之。勘云：『李氏妻算命，尙有三十二年，合生二男三女。』先生曰：

『屋舍已壞，如何？』有一老吏曰：『昔東晉鄴下，有一人誤死。屋宅已壞，又合還生，與此事同。其時葛仙君斷令其魂爲身，與本無異。但壽盡之日無形爾。』先生許之。即追李妻魂魄，合爲一體，以神膠塗之。大王發遣却生，即便生矣。見有七八女人，與李妻相似，吏引而至，推而合之。有藥如稀餚，以塗其身。頃刻，官吏皆散。李生及妻田先生，在桑林間。李生夫妻懇謝之。先生曰：『但云自得再生，勿多言也。』遂失先生所在。李與妻還家。其後年壽，所生男女，皆如所言。

郭元振

據明鈔本說郭校錄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于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光，以爲人居也。逕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字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聲，

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上泣者，人耶？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于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鑊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弃之就死，而今惴惴哀懼。君誠人耶？能相救免，畢身爲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曰：『吾忝大丈夫也，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于是坐于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僕侍立于前。若爲儼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黃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旣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引翼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劉食，言笑極歡。公於囊中有利刀，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脯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脯，并小刀，因

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機，乃投其肺，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道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迹，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于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豬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輿而來，將取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公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于人，此鄉何負。當殺卿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于年，未老于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神承天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于天子而彊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于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于人，天子不伐乎？誠使汝呼將軍者，真明神也。神固無豬蹄，天豈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大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于妖畜，積罪動天。安知

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命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鍬鏟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園而斷之，應手漸大如釜口。公令采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豬，無前左蹄，血臥其地，突烟走出，斃於園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需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百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甯有今日。是妾死于父母，而生于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以從。公多歧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主遠地而弄于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按本篇未採入太平廣記。陶宗儀說郭始收入玄怪錄。明人輯唐人小說，有題爲將軍傳者，今不取。惟此文頗不類思黯，殊近李復言。今續玄怪錄臨安書棚本既未收，而廣記亦失載，無從證正。姑從明鈔說郭附存於此。

續玄怪錄

李復言撰

按續玄怪錄，唐李復言撰。復言生平，無可考見。太平廣記一百二十八，引續玄怪錄尼妙寂一條云：『太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遊巴南，與進士沈田會於蓬州。田因話奇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據此，則知復言固太和開成間人矣。時牛僧孺方在朝列，勢傾中外。牛相早年有玄怪錄之作，通行既久。復言乃續其書，舉所聞於太和間之異聞佚事，悉入纂錄。傳至宋初，遂有兩本：其一爲五卷本。唐藝文志及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著錄者是已。其一爲十卷本。晁公武讀書志所著錄者是已。（宋志小說類既收李復言續幽怪錄五卷，同類又收李復言搜古異錄十卷。搜古異錄十卷，不載唐志，或卽續幽怪錄十卷本之誤。宋志一書異稱，多兩載。）至南宋臨安書棚本續幽怪錄四卷，凡二十三事。當爲書賈掇拾，已非完帙。故廣記所引，多爲此本所

不載清四庫存目所著錄，及黃蕘圃所得於鄭敷教者，即此本也。今臨安本續玄怪錄，清胡珽琳瑯祕室叢書既已收入，又輯廣記所載，爲拾遺二卷。近涵芬樓又復影印黃氏所藏宋本入續古逸叢書。則是此書雖未能頓復舊觀，而治唐人小說者，取而覽觀，大略固具備矣。今略存數事，以概其餘。至所據校錄之本，分注於各條之下，不敢妄爲增損云。

楊恭政

據宋臨安書棚本校錄

楊恭政，號州閬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箒，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靜室，閉門閑居。雖隣婦狎之，終不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甯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

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掃洒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其歎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蹤迹。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從東來，復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髻髻若是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在床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卽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彩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綵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

出，綵伎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此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於此。傍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脩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儻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真詩曰：『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設遙程。』修真詩曰：『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杆。入雲騎綵鳳，歌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恭政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薺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旣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鏘，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盃，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

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恭政獨前曰：「父王清年高，無人侍養，請迴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仙伯曰：「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之會，無自墜其道。」因勅四真送至其家，故待還也。邯鄲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閑卽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卽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尙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昇其階。唯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才及階而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於內庭。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盃，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按此文太平廣記六十八亦採入，下注出續玄怪錄。臨安書棚四卷本，取此以弁其首。惟廣記恭政作敬真，與書棚本異耳。

張逢

據宋臨安書棚本校錄

南陽張逢，元和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州福唐縣橫山店。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藹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橫廣百餘步，碧鮮可愛。其傍有一小林，遂脫衣掛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甚，若獸蹶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胷膊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頗飢，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輩，悉無可取。意中怵怵，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潛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糺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出羣人也，聞其飾裝，到亦非久。』候吏曰：『只有一人來，且復有同行者？吾當迎拜時，慮其悞也。』曰：『三人之中，慘綠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爲逢而問者。逢既知之，攢身以俟之。俄而鄭糺到，導從甚衆。衣慘綠，甚肥，巍巍而來。適到逢前，遂蹴銜之，走而

上山。時天未曉，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殘其腸髮耳。行於山林，單然無侶，乃忽思曰：『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囚於深山，盡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猶掛，杖亦倚林，碧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矣。於是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於隣，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尋之，杳無行處。及其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給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掌人曰：『今且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故多猛獸，不易獨行。』郎之未迴，憂負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於公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爲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未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糾之子，怒目而起，持刀將煞逢，言復父讎。衆共隔之，遐怒不已，逐白郡將，於是送遐淮南，勅津勿復渡。逢西邁，具改姓名，以避遐。議曰：『聞父之讎，不可以不報。然此讎非故煞，必便煞逢，遐亦當坐。』遂遁去而不復其讎也。

按太平廣記四百二十九亦引此文，文句多異。而『其時逢方伺之』句下，缺二十一字，尤爲顯然。其他異文，雖可理解，審視數四，皆不及臨安本之佳。蓋宋修廣記時，多所竄易故也。人化爲虎，其事至怪。惟廣記四百二十七，尙有李徵一條，下注出宣室志。亦記李徵化虎事，與此文頗相類。但後段無復形事，與逢又異。明人小說叢刻，有改題人虎傳者，下題李景亮撰。篇中字句，與廣記所引宣室志互勘，增益更多。今本宣室志無此條，或是佚文。今姑從廣記所引附錄於後。

太平廣記四百二十七引宣室志李徵一條云：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號略。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沒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補江南尉。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耶？』其寮佐咸嫉之。及謝秩，則退歸閉門，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衣食，乃具粧束遊吳楚之間，以干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宴遊極懽。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五周歲，

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號路。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箠僕者，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至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慘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發，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過於此者，非晝而莫敢進。今尙早，願且駐車，決不可前。』慘怒曰：『我天子使，衆騎甚多。山澤之獸，能爲害耶？』遂命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出。慘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慘聆其音，似李徵。慘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得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呻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慘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與我一語。』慘卽降騎，因問曰：『李君！君李何爲而至是也？』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曠阻且久矣。幸喜得無恙乎？今又去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慘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乃使嶺南。』虎曰：『吾子以

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况憲臺清峻，分紂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慘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時去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我見而自匿於草莽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耶？』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慘卽詰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胳膊，則有毫毛生焉。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負而奔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則欲得而蹈之。旣至漢陰南，以饑腸所迫，值一人腴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此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日化爲異獸，有覩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寰，雖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慘且問曰：『君今旣爲異類，何尙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故有撻突，以悚以恨，難盡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

我無狀之咎，亦其願也。然君自南方回車，我再值君，必當昧其平生耳。此時視君之軀，猶吾機上一物。君亦宜嚴其警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於士君子。」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慘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有隱耶？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當在號路，豈念我化爲異類乎？君若自南回，爲賈書訪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幸記之。」又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尚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使無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慘亦泣，曰：「慘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慘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稿，盡皆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可列人之闕，然亦貴傳於子孫也。」慘卽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慘閱而嘆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傳乎？」又曰：「君銜

命乘傳。當甚奔迫。今久留，驛隸悚萬端，與君永訣。異途之恨，何可言哉。『慘亦與之敘別。久而方去。慘自南回，遂專命持書及贖贖之禮，寄於徵子。月餘，徵子自虢路來京，詣慘門求先人之柩。慘不得已，具疏其事。後慘以己俸均給徵妻子，免饑凍焉。』

慘後官至兵部侍郎。

定婚店

據宋臨安書棚本校錄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必無成而罷。元和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見議者，來日先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固步覘之，不識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勢，又非梵書。因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世間之字，自謂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覲，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因何得見？』固曰：『非世間

書則何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辯爾。」固曰：「然則君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常願早娶，以廣胤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雖降衣纓而求屠博，尙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妻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繫，雖離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追。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陳婆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嘗抱來，鬻菜於市。能隨我行，當卽示君。」及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煞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天祿，因子而食，豈庸可煞乎？」老人遂隱。固罵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婦必敵，苟不能娶，卽聲伎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嫗之陋女？」磨一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

驚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葬行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固與奴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中眉間。」爾後固屢求婚，終無所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鞠詞獄，以爲能，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慍之極。然其眉間常帖一花子，雖沐浴間處，未嘗暫去。歲餘，固訝之，忽憶昔日奴刀中眉間之說，因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據廣記補父字）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沒，唯一疰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仁念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命也。」因盡言之，相欽愈極。後生男鯤，爲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陰陽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太守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按太平廣記一百五十九引此文，篇中缺句缺字更多。今用宋臨安本寫定。唐末人記此事者，尙有玉堂閒話所紀灌園嬰女一則。雖事實微有歧異，然同出一源可知也。茲據太平廣記一百六十所引附錄於此。

太平廣記一百六十引玉堂閒話灌園嬰女一條云：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問，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爲業，只生一女，當爲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言，懷抱鬱快。然未甚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南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外出，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卽以細針內於頤中而去。尋離滑臺。謂其女嬰之死矣。是時，女嬰雖遇其酷，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鄉縣以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卽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黠

慧育爲己女，恩愛備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成長。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歷簿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役刺謁。廉使一見，慕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爲人，乃以幼女妻之，潛令達其意。秀才欣然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所望。且憶卜者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因天氣陰晦，其妻輒患頭痛，數年不止。爲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頂腦間。』卽以藥封腦上。有頃，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潛訪廉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給也。襄州從事陸憲嘗話此事。

薛偉

據太平廣記校錄

薛偉者，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卽斂，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

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覲羣官，方食鱸，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鱸，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敕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羣間得藏者，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坐門東，糾曹吏坐門西，方弈棋。人及階，鄒雷方博，裴陌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知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虛。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遊乎？』旁有一魚曰：『願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決然而去。未頃，有魚頭入長數尺，騎駝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辭主簿意，尙浮深，跡思閑曠，樂浩汗之域，放

懷清江，厭蠟燭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鉤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一聽而自顧，卽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爲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鉤乎。」捨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鉤，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呵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葦間。旣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弈碁，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旣而入階，鄒雷方博，裴陷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廚。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汝同官，而今見殺，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

付餽手。王士良者，方礪刃，喜而殺我於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餽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弈吏，三君之臨階，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投餽，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卒。

按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一，引此文，注出續玄怪錄。此事當受佛氏輪迴說之影響，李復言遂衍爲此篇，宣揚彼法。唐稗喜以佛道思想入文者，此亦一例也。明人雜採廣記，喜立新名，遂有改題爲魚服記者。（見陸楫古今說海）實則續玄怪錄之一篇耳。惟廣記一百三十二，尚有引廣異記張縱一條，亦誌縱化爲魚事，與此相同，太抵互相祖述。廣記以本篇入水族類，以張縱入報應類。緣編撰本非一手，故不能詳加勘校，而歧異如此。今錄此篇，而以張縱一條附錄於後，俾便省覽。

太平廣記一百三十二，引廣異記：張縱一條云：泉州晉江縣尉張縱者，好啖鱠，忽被病死，心上猶煖，後七日蘇云：『初有黃衫吏告云：王追縱隨行，尋見王。王問吏：『我追張縱，何故將張縱來，宜追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鱠，暫可罰爲魚。』王令縱去作魚。又曰：『當還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邊，推縱入水，化成小魚，長一寸許，日夕增長，至七日，長二尺餘。忽見罟師至河所下網，意中甚懼，不覺已入網中，爲罟師所得，置之船中草下。須臾，聞晉江王丞使人求魚爲鱠，罟師初以小魚與之，還被杖。復至網所搜索，乃於草下得鱣，持還王家。至前堂，見丞夫人對鏡理粧，偏袒一膊。至廚中，被膾人將刀削鱣，初不覺痛，但覺鐵冷泓然。尋被剪頭，本身遂活。』時殿下侍御史李萼左遷晉江尉，正在王家食鱠。聞縱活，遽往視之。旣入，縱迎接其主，謂萼曰：『餐餽飽耶？』萼因問何以得知。縱具言始末。方知所食之鱣，是縱本身焉。

李衛公靖

據宋臨安書樓本校錄

衛國公李靖微時，常射獵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爲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極，乃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叩門久之，一人出問，公告其迷，且請寓宿。人曰：『郎君皆已出，惟太夫人在，宿應不可。』公曰：『試爲咨白。』乃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往還，或夜到而喧，勿以爲懼。』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褥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公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闌者，何物也？懼不敢寢。

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大郎子報當行雨，周此山七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傷。』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次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公曰：『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被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於鞍前。誠曰：『郎乘馬，無陋銜勒，信其行，馬躍地嘶鳴，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甯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悞之甚！本約一滴，』

何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二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並連坐，如何？公慚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摠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公曰：『我獵徒，以鬪猛爲事。一旦取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迴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悅怒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臣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卽位極將相矣。

按此條古今說海，題曰李衛公別傳，無名氏撰。明人刻書，類皆展轉遂錄，不究所出。

其實太平廣記四百十八已引之，下注出續玄怪錄。宋臨安書棚本，亦收入卷末。則此文固李復言撰也。文中敘行雨一段，極有精采。

杜子春

據太平廣記校錄

杜子春者，蓋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家產。然以志氣間曠，縱酒閒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繙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繆，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

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旣而復無計，自歎于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慚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十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爲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猶頂小豎耳。錢旣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卻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耐族親，恩者煦之，讎者復之。旣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

居彩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樂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又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困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徧滿崖谷。呵叱之聲，震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皆杖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車者極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子、蝮蝎、萬計，哮吼拏攫而爭前，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旣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兩叉，四面週圍。傳命曰：『肯

言姓名，卽放。不肯言，卽當心取乂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拽于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兩淚庭中，且咒且罵。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捉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碓，擣，磔，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狎者，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實，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六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

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錯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旣歸，愧其忘誓，復自效，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張老

據太平廣記校錄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訪良壻。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媼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媼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子於媼，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媼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盃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卽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媼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媼何無別之甚耶？』媼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令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詣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取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饒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了無忤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

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旦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以爲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其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適遇一嵬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嵬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煙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鏗亮耳目。嵬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覩，異香氤氳，徧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此。』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而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

賢妹略梳頭，卽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孃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于堂前。其堂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窗，珍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敘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麗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章于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長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卽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韋君在後，小青衣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簫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嵬崙奴送出。卻到天壇，嵬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

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卽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踪，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卽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邸前，忽見張家嵬嵬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嵬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千斤以奉曰：『嵬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嵬嵬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下並無二老，亦無嵬嵬。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按杜子春張老二則，宋臨安書棚本不載。蓋佚文也。今據太平廣記卷十六梭錄。唐時佛道思想，徧播士流，故文學亦受其影響。杜子春一篇，意在斷絕七情，此文極言仙凡之別。皆受佛道思想所薰化者也。廣記神仙門，類此者尙多，旨趣從同，今不備錄云。

紀聞

牛肅撰

按紀聞十卷，唐牛肅撰。唐志著錄子部小說家類。宋志同。惟下有崔造注三字，則知牛氏此書盛傳於唐宋之間，且有注也。今書已散佚，惟太平廣記採入若干條。其書多紀開元乾元間徵應及神怪異聞。廣記引書，只存書名，不著撰者姓名。但其書通例，凡採用前代各書，年號上輒加國號。有涉及撰者事實，則加撰者姓名。如晉陽一條，（一百二十九）曰：『唐牛肅舅之尉晉陽。』又牛肅女一條，（二百七十一）曰：『牛肅女曰應貞』二條，皆注出紀聞。其曰唐牛肅舅，牛肅女者，皆爲本書所無，而廣記增加者。據此則廣記所引之紀聞，其爲牛氏書，當無疑也。今其書既不存，而金陵龍蟠里圖書館藏有鈔本牛肅紀聞十卷，爲丁氏善本書室舊藏，亦從廣記輯。

出，非其舊也。牛肅生平他無可考。廣記徵引各篇，亦但紀本事，不涉及作者生平踪跡，如皇甫枚 三水小牘 李復言 續玄怪錄之例，遂至里閭官職，無從稽考。所可知者，但知有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廣源而已。惟其書既紀肅宗時事，或爲貞元元和間人。廣記所引吳保安 牛應貞諸條，文辭斐然，至可翫味。而吳保安事，宋祁修唐書，至採其事以入忠義傳。唐書一百九十一，清嘉慶間，亦採郭仲翔 吳保安往來書牘，入全唐文（二百五十八）則是牛氏此書，雖爲小說家言，然其遺文軼事，頗足以備史乘存文獻，又未可以猥瑣誕妄視之也。今據廣記錄出數條，亦治唐稗者所宜玩索者也。

牛應貞

據太平廣記校錄

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廣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

史又數百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僭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若不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問不答。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設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辯論烽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卒。今採其文，題問影賦，著于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曠道家之祕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卽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憂。

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魍魎之鄉形既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老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能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今由已影何辜而過譴且予聞至道之精窈今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感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一言未卒魍魎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

按太平廣記二百七十一引此文題曰牛肅女而下注出紀聞惟標題與篇首牛肅二字當非紀聞所有編廣記時所增加耳此文雖據廣記校錄然增改顯然者酌爲

改易，以復舊觀。明人五朝小說亦題爲牛應貞傳，而撰人下署宋若昭，說蒼因之，不知何據。明人編次唐稗，喜妄題撰人，此亦一例也。

吳保安

據太平廣記校錄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廢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漸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已』

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霽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保安之字。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願身世已矣。念鄉國。實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楸於先塋。忽忽發狂。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聞

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十匹。此信通聞，仍索白縑。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卽願足下親脫石父，碎夷吾之騁，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副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矣。吳君無落吾事！

『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蘄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

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妻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觀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特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尙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令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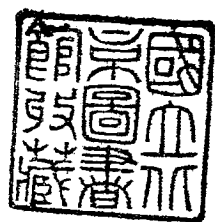
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卻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掾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慕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纓屨，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酌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一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之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視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

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善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奴，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蠹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愛，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按吳保安事，盛傳於時。此傳當爲實錄。太平廣記一百六十六引之。宋祁撰唐書，曾採其事，入唐書忠義傳，文可互參。特錄存於此云。

唐書一百九十一云：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雋蠻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執蠻之俘華人，必厚

賣財，乃肯贖。聞仲翔，貴胄也，求千緡。會元振物故，保安留雋州，營贖仲翔，苦無資。乃力居貨，十年，得緡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卽委緡於蠻，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會，會嚴遇之，晝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義，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沒，可行其志。』乃求保安。於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編輯者 神州國光社

本書輯錄 汪 辟 疆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神州國光社

三八四弄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實 價

2000-
21

7
10

241
5

35